



鶴林玉露卷之四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廟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揚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兩



廬陵羅大經景綸

嘗曰余愛椒花兩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
與其一于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
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
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矣非寬非猛可
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遠以白酒之和
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
圭風味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珍珠大森
嚴兵厨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剗偏柔俱
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
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

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
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去丙魏要兼用姚
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胷中問學當日新
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
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大白眠
金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
曰終南何有七條有梅毛氏曰梅柗也陸機曰似杏
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

朝時乃畧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
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爲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
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
蕙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夏出桃李之上
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
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
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
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
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炳蕭酌鬱鬯取其
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金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

爲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採
^夫未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爲
之賦李太白爲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
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翔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枝
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
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聞
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傑視瀘戎蔡君謨作譜
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于君謨所譜之
外者他如水榭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在
蘭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騷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

何也游成之曰一氣埏埴孰爲端倪烏知古所無者
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
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產竹
昔年山崩其山_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
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勾漏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
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
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閬峯夙號荒陋
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材至宋朝益盛古稱山西出將
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以德報怨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佛經載釋迦佛在山中修行歌利王入山獵獸
問佛獸何在佛不忍傷生不鷹歌利王怒截落佛左
手又問不鷹截落佛右手是時即發願曰我若成佛
先度此人無令枉害衆生其後成佛即先度之十大
弟子中陳橋如尊者是也余謂釋迦佛好一箇潤天
肚腸好一箇慈悲心性人能將此段公案降伏其心
則省得冤七相報沙界衆生悉成佛矣何至于戈斧
鉞如林而起哉然以儒教論之乃是以德報怨非以
直報怨也夫以德報怨可謂慈悲廣大孤高卓絕過

人萬七矣然夫子不取者謂其不可通行於世也吾儒之道必欲其可通行故曰中庸又曰近人情

中興講和

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靖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于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勲閣士陪于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親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

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如何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着朝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

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它日自
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
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于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
議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親恢之志甚銳而
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畧盡財屈兵
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
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萬國器奏曰陛下
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筭了得幾番犒賞
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筭報卿後打筭只了得十三
番犒賞于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

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饑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
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
其內子與趙挺之亡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
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
不着他人衣裳耶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
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
識德望曳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
清亮寧甘于饑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

此所以高也乎不可尚矣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畧有二子風味揚子雲曰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揚誠齋曰李杜飢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釋儒罪人

楞嚴經曰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由是言之今之釋子大半是釋迦佛之罪人文中子曰通也受夫不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之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食必倍多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餒也開禧兵興之先江西草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者村落金鐵生青花或寫神佛像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寫予言謂其家尊厚齋之說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刺咏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

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
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積共偃息
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
則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
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跡畫卷縱觀之興到
則吟小詩或草玉露文一二段再煮茗茗一盃出步
溪邊解后園翁溪女問桑麻說抗稻量晴校雨探節
數時相與劇談一餉而歸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
山紫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十背笛聲兩上來
歸而月印前谿矣味予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
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
但見袞上馬頭塵匆上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
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
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僧名安覺自言離其
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
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
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
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數行墨備禮應

數大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
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僧言其國稱其國主曰
天人國王安撫曰牧隊通矣曰在國司秀才曰殿羅
罷僧曰黃榜硯曰松蘇利筆曰分直墨曰蘇彌頭曰
加是羅手曰提眼曰媚口曰窟底耳曰珥七面曰皮
部心曰母兒脚曰义兒雨曰下米風曰客之盞曰
洗和酒曰沙嬉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
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

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
朝幅裂其所關係大矣中營殞星之變天意蓋可知
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
年纔四十四初非瘵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
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願斲精神于
瑣七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
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夫蕭曹福移漢祚難
恢復志斲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福已移漢
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斲身殲豈因軍務之勞
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州詩聯

龍州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
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
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
之所在驀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焉有所謂
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于殺人
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
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
言賈禍者比比皆是于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
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

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遜之說矣如盡言以翹人
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圓覺

裴依圓覺經序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
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
圓覺者如來也蓋言凡夫日用飲食而不知菩薩比
精思勉行而未至如來備道全美而無虧耳近時禪
家又作一轉語曰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豈凡夫
哉正是如來境界也此意又高蓋此有二意文王不
識知順帝則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一意也文王

望道而未之見夫子丘未能一又一意也蓋必如是
然後周萬有而不勞歷萬變而不息儒者之事也佛
者之教其等級次第皆與吾儒同特其端異耳故曰
異端

淳熙盛事

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
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揚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
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
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
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于丁未光宗生于丁卯也

丁年字出李陵傳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
早年頗似荆軻晚年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
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生善於打乖荆公詩
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
彭地覆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
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
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攬撥高祖入
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讎皆

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看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總難便棧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賦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東西

世之言仙者曰蓬萊言佛者曰天竺蓬萊東也天竺西也抱朴子曰自齊州至日出之所號曰太平地而

佛經謂西方為極樂世界太平極樂獨稱于東西何也自古戰爭惟曰南北而罕曰東西惟漢高皇與項羽宇文泰與高歡是東西相距然不過一二十年耳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啟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畧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

人於郡圃種苧躬績紡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
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
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
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于銀衣止于綃絹生四子三
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
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
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卽五年以俸錢七千緡代下
戶輸租其家茅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
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緡絹數端東山
曰此賢者之賜也衾無材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

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
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
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
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歆之家而主猶
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儉官而未之聞也
居吾語汝民勞則思_七則善心生逸則淫_七則惡心
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
故皇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緹卿之內子
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
以下皆衣其夫衽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迨則

有辟古之制也。龔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惧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列女。未嘗無賢母。



鶴林玉露卷之五

讀書

廬陵羅大經景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禮。學易。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匕寫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刑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其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



計固已陋矣然言觀書爲有用之其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至于今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于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縫掖之所談我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嘆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授吾詩以學于子公明宣學于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君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叱咤之聲未嘗至于犬馬宣說之學而未嘗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薦呂臣

楚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于是晉文無復憂也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階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薦呂臣哉此無它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

司馬溫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字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譎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穎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于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又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于王氏六臣之罪浮于朱溫人七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七皆王章則朱氏不敢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猫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猫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

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
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
增我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竒石疑是虛無海
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于暗洞之瑰
竒恠異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遊
焉燭盡而返余嘗隨桂林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
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
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

世季仁索予賦詩紀之其畧曰瑰竒恠搜討具闕青
瑤房方隘疑永巷俄故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
當窓仙骨肖彷彿鍾鼓鑿擊撞巖巖左顧龜信七欲
吠尾丹竈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恠恠聚絢爛五
色光更無一塵浼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
三湘神鬼工剗刻乾坤真混茫入如夜深暗出乃曠
殊光隔世疑恍忽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
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
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畧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沿
此瀾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撐入詰屈而行

水清無底兩岬石如虎豹孫攫森然欲搏行一里許
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光若星也
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
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草_七三間屋愛竹旋添裁碧紗窓
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
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
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者茗更傳盃有酒只愁無客
有客又愁無酒_七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

排此詞清甚末句猶達可歌也許及之寫分宜宰公
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嵩泉
銀河掣電連宵雨綠野翻波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
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與寰區作
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遮榜語云
紅旗渡口淒涼芳草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澹落花寒
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袞痛之誠將
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

草間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
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
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
從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
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則劍及于寢
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
準與真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上則不
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道遙子即擁以行亦何

其捷疾舉事須如此乃能應難成功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
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
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于三尺
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于山林大
抵易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
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陳

武帝屬官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
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
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
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挑葉設
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裘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
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老子曰身與名孰親
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為塵垢糝糠藉曰所
見未超未得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以有榮貴也
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
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
聞道夕死可笑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
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于如此亦可哀矣
東坡云劉聰聞高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
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
好名猶甘于一死者此固皆可笑笑然未若范雲可
笑之甚也

置青櫃

杜成已為相以為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于
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于府門欲有言利害者投
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於府門者曰杜光範

之門人將墜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
題門者則已薄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丈二爻

考工記爻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爻長丈二劉
潛夫挽左次魏云少日一編書終年丈二爻摘用亦
佳

慈湖詩

揚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胷中事煙柳藏它物外機又
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盃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
几橫琴晚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

外青山句意清圓足覘其所養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
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
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貨俾其子入臺中為吏
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
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
錢若干椿管某處唯朝廷所用不數日果有以為言
者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
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

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簞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簞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似此胸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

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珮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則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七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見識相遠奚啻九牛毛而不知其心者亦往七類此

元載

元載敗而告獄吏乞快死獄吏曰相公今日不柰何

喫此臭乃解襪塞其口而卒余嘗有詩云臭襪終須
來塞口枉收八百斛胡椒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
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主田
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
田僅足供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備蔬食肉不
合食私房奴婢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
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
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見出款以五酌但隨

常飯食夜則卮酒盃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
衆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
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
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
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
勞我一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
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
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天人經營太甚違天命定
衣食

七七七七七七

衣食

此書談山居閒適之趣可以動悟政恐纓綬之
流以為不情語耳余自出春明十餘年日涉
此境深解其趣所謂一日清福上帝所
靳吾輩不可知是左達者笑也

戊辰夏五月徐大臨識



鶴林玉露卷之五

鶴林玉露卷之六

廬陵羅大經景綸

花鄉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
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
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
語意含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
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上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草堂少陵偶出不

及見謝以詩云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栖誠簡
畧衰老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
愧重肯款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
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
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
壁帶塵埃不憚升堂入深慚載酒迴功名付公等歸
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
可優劣

騎牛詩

姚鏞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

人俊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
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云騎牛無笠又無蓑
斲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
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即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
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死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
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
子真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

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曰吾與子名百世不磨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二字雖未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上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

然此地人上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上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上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上而不知其法者治此地猶不治此地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窳能慤慤慙羞惡是非辭讓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思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上習日上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慾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艾雜耘鉏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獵

等不陵節不~~地~~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
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然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
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參天溜雨之日也治
地至此則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
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但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
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隨于一偏若
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義者必福清明之志
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寔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
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
難於封植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槲棘爲美櫛認

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
矣嗚呼噫可惧也哉然則如之何在早辨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
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
然則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
存耳道心果存豈有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
念洗滌未淨徃七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

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
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
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
止行其庭是止于動不獲其身是無與于已不見其
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
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
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
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
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山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
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
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自所能損哉

縷葱絲

有士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秦太師府包子厨中
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厨
中人何為不能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
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妾之作誌銘者無疑
援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
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士修于家

全州士人滕慶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修于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于天子之庭者其未嘗修之于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予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修于家也及竊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便得適意鼻息咈然則雖欲不壞于天子之庭者得乎要之不壞于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修于家其不壞于天子之庭者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懷壞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為

吉兆岳飛討楊公時么據洞庭湖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為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盖用兵行師倘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其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盖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為吉兆以動眾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詩不拘韻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一七以韻爲較况今所較者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擬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尤楊雅譚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僚案無

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譚延之嘗曰有經一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蝓蚌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綉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蝓蚌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佳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盤胃金欲流亦以蝓蚌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此萬象爲挫環偉說謫我倡公和放浪諧譎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此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七說着令人暗斲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此官職與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不在孟軻下

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卒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手劇秦美新不過言遜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丹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存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碍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
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
心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
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
在光焰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本朝諸公始知推尊
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以杜子美為首豈
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
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
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諛之詩人沒頭腦至於

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
其救考瑄亦正

交情世態

漢程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
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
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
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
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函問無虛月此

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于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岕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挂九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聽說詩

世傳聽說詩云說言謹莫聽七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疏骨肉聽之絕堂七八尺軀莫聽三寸舌七上有龍

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厩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為太僕卿太僕解舍國馬皆在馬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久七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疑于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如生馬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不想像模畫也

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蝻蛇附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師節七而爲之葉七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喜于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草虫耶

草虫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寢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建觀于新邑營上漚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于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若乃壑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

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
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
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
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
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生于山粟芽于室此乃
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
朽壤蕩^七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
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慚
意至十數年木焚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不
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

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于各房風水之說至于骨肉
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
也富貴貧賤壽夭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
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
上帝之命反制于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
之說嘗言郭璞精于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
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
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
尊信之不已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乃舉
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分朝都大梁

山子孫必有侍從官蓋藉從
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

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于唐而貴于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

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劉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劉惠不中柰何對曰人貴夫劉上貴夫中劉或不中猶勝于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谿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于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之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

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
芒屨踏遍隴
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
已脫洒可喜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於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覆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予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鶴林玉露卷之六終



